

心香一瓣

沉默的脊梁

✿ 葛文秀

田垄上的小麦又镀上了一层浅黄，恍惚间又看见父亲弓着背在地里劳作的身影。三十年前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，总爱对着他歇斯底里地哭闹，抱怨他的严厉与“不公”——别的孩子挨打有父亲哄，我却要独自反思过错；别的同学每天有零花钱买零食，我唯有表现好才能得到些许奖励。那时总缠着母亲追问：“我是不是捡来的？”母亲只是轻抚我的头：“等你长大就懂了。”

不懂的事情太多了。不懂他为何天不亮就扛着锄头下地，不懂农闲时别人在家休息，他却要背着行囊外出打工，不懂饭桌上只有逢年过节才能见到荤腥，更不懂他那双永远粗糙的手掌，为何总带着洗不净的泥土与老茧。直到初中住校，每个周末回家总能吃到满盘好菜，生活费永远给得足额的，就连大雨滂沱的日子，校门口也总会出现他撑着伞的身影。

最难忘那个大雪纷飞的冬日，放假时我和伙伴们决定弃车步行回家。走到半路，白茫茫的田地里忽然出现一个移动的黑点，越走越近，才看清是父亲。他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，脸上沾着雪末，冻得通红的手里还攥着一件厚棉袄。后来母亲说，他怕我走岔路，换了两条路才遇上我们。那一刻，暖流裹挟着泪水汹涌而出，原来那些被我抱怨的严厉背后，藏着如此笨拙又炽热的爱。

成家立业后，才真正读懂“养儿方知父母恩”的深意。抱着啼哭的女儿整夜难眠时，会想起自己生病时他彻夜守候的身影；为生活奔波劳碌时，才会体会到他当年扛起全家生计的重量。他用渐弯的脊梁、布满老茧的双手，为我筑起了最坚实的港湾，而我却曾把这份付出视作理所当然。

姐姐带着哭腔的电话打破了平静，父亲病重的消息像一块巨石砸在心上。驱车几百公里赶回老家，将他接到郑州治疗，看着手术台上插满管子的他，才惊觉那个曾经单手撑起一片天的男人，竟已老得如此脆弱。两次大手术，每一次等待都是煎熬，我多希望能替他承受所有痛苦，就像小时候他为我挡住风雨那样。病后的他总念叨“人老了，不中用了”。可在我心里，他永远是那个无所不能的英雄。母亲偷偷告诉我，他又瞒着所有人下地了——这辈子的劳碌惯了的人，总闲不住。

父亲常说：“过日子就像种庄稼，慢慢等，总会有收成。”如今换我来等他，等他恢复康健，等他卸下重担。从前总觉得来日方长，却忘了岁月从不留情。那些沉默的付出，那些无私的守护，早已化作生命里最坚实的力量。窗外月光如水，清风摇曳枝叶，愿时光能温柔以待，让这位用一生诠释爱的父亲，能安享岁月静好，细数流年安稳。

我们总在长大以后，才读懂父母的沉默。他们的爱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，而是藏在粗糙手掌里的温度，藏在佝偻背影里的担当，藏在岁月沉淀里的坚守。这沉默的脊梁，撑起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晴空，更是一代代人心中最温暖的山河。

岁月深处的暖

✿ 冯倩

婆婆今年75岁了。

她生于一个兄弟姐妹七人的家庭。寒冬没有电热毯与暖气，冷意如针砭入骨；粮食常年短缺，家里的鸡几乎不用人喂——人都吃不饱，哪还有余粮喂鸡呢。那些鸡在田埂间自觅活路，啄食草籽与小虫，产下的蛋不多，但每个都“黄澄澄的，味道格外香”。饥饿与寒冷，是她生命的底色。

婚后，婆婆与公公同其他三兄弟挤在一处屋檐下。家徒四壁，直到生下第二个孩子，才从那个拥挤的大家庭中分离出来。其间辛酸，非寻常人难解。大嫂曾因她婚后两三年未育，讥她为“不会下蛋的母鸡”。她将苦楚默默咽下。那时全家人的衣裳都是她亲手缝制，从未买过成衣。她手艺好，到了年关，村里人纷纷央她给孩子做新衣。我问收钱吗？她摇头：“哪能收钱呀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帮个忙应该的。”这双手，在贫瘠中为家人缝补温暖，也以无言的慷慨，缝补着人情冷暖。

生活近乎苛刻，但三个孩子个个争气，“读书一个比一个出色”。这份“希望与骄傲”，像穿透严寒岁月的一束光，支撑她走过漫长岁月。而今，她用那双历经风霜的手，为我们的日子增添更多温暖。

她让家的味道有了更路实的模样——一碗鲜香Q弹的河南鸡肉丸，一捧从老家带来的、绿得发亮的韭菜，是她70多年土地记忆的延续。她闲不住，会悄悄给小狗香修修剪毛发，让小家伙有了得意的新造型。

她的可爱在于那些小小的“健忘”。去买蒜薹，十分钟路程能打三个电话问“要买啥菜来着”；一次退货乌龙后，衣服竟安然躺在衣柜里。我们相视而笑，笑声里是家人独有的亲昵。

最让我感动的，是她那双仿佛被时光赋予了魔力的手。两日之内，不用缝纫机，全凭一针一线，她竟为我手工做出两件衣裳。我抚摸着细密匀整的针脚，忽然懂得——这双为儿女缝补过整个童年的手，如今正将同样的温度传递给我。

晚饭后，一家人围坐聊天。婆婆常说：“现在多好呀！”说完总会轻轻拍拍身边人的手。这个简单的动作里，有她历经艰辛后的知足，也有对当下生活深深的珍视。

从她身上，我看到了生命完整的脉络——前半程是“寸草心”般的坚韧付出，在有限的土壤里开垦无限可能；后半程则是温暖的回响，在儿孙绕膝的日常里，见证所有付出的开花结果。

她带来的不仅是关爱，更让我明白：真正的温暖，是从不完美的岁月中生长出的善意与坚韧，是经历风雨后依然选择用双手创造美好的力量。这份力量，如今正通过一顿饭、一件衣、一次拍手的温度，在这个家里静静流淌，代代相传。

书人书话

在蓝瓦松里遇见鲁枢元

✿ 曲令敏

鲁枢元先生的新书《风雅一隅》，前半部写童年往事，话语如静水深流，既有孙犁晚年散文的简淡，也有汪曾祺不动声色的丰腴，更多的是他胸藏深厚的源远流长。相对于当下的浮躁喧哗，这是一本大书，也是一股清流。

纵览全书，正如顾忆评论中所言：“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那位在理论高空构建宏大体系的学者，而是一个在岁月深处低头沉思、在故土尘埃中寻找灵魂碎片的归人。这部长达20余万字、配以200余幅珍贵图片的忆语体著作，不仅是鲁枢元先生个人的心灵史，更是一部关于开封这座古城、河南大学这所百年名校，乃至整个20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变迁的微观史诗。”

因为写散文的缘故吧，我非常喜欢《风雅一隅》上半部《故里》，它让我看见了在旧光阴里静静流淌的惠济河，有人在石桥上弹唱鼓子曲。我看见了石桥口、泰山庙街、草市街、老官街，还有这片城区里的众多庙宇和神灵，古老的宋城墙上，朝阳一次又一次冉冉升起，照耀着仿佛是从《清明上河图》中衍生出来的五行八作，以及供应着烟火日常的各色店铺，仿佛触摸到了这座八朝古都的庞大根系。先生不动声色，闲闲道来，让人想到张岱，想到袁枚，想到《城南旧事》。又因为字里行间融渗着的人文精神和生态意识，使得清水白盐一样的文字，有了块根，有了籽粒，有了新时代的磅礴气息。书中与我有亲的，是学院门、东司门、北道门、马道街，是典雅而古老的河大校园，它们也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驿站……惭愧的是，同为河大学子，我在校读书时毫无章法，更不懂学业构建，毕业后沉落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，活得像一棵不停地被乱风撕扯的行道树，如今

面对先生辽阔的精神疆域，只能望洋兴叹！唯一让我庆幸的，就算蝼蚁一样活着，我依然会情不自禁地迷恋读书。

打开《风雅一隅》，迫不及待地一篇一篇读下来，惊喜不已，是在十二祖庙街上遇见了清贫、青涩、青葱且散发着汗咸与书香少年鲁枢元。这个看似病弱的孩子，外表下藏着一只野蛮生长的小豹子。薛姥娘用一双皮肤黝黑、骨瘦如柴的手，把这个注定不凡的穷人家的孩子接来世上，小时候戴着“风帽”，穿着“五毒肚兜”和“老虎头鞋”，想见那虎灵灵的模样，也是打眼地光鲜。他在这里游戏玩耍，在这里拉板车、砸冰凌、刮盐土，在这里赶庙会、听曲子、看大戏、读小人书，在这里青枝绿叶地成长，最终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。他说：“我出生在这块土地上，这是我的故里。我不羡慕那些出生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纽约、伦敦、巴黎的生命，我对自己出生在开封城的东北一隅心安理得。我深深爱恋这片也贫瘠也丰饶的方域，也许早在我出生之前，我的生命就已经存在于这里的土壤、河水、空气、时代风云中。”

问祖根，渺然不可追。外婆在花园口被炸开的滔天洪水里，乘坐临时扎成的木筏子逃出生天。她不愿把最漂亮的小女儿嫁给大户人家做“填房”，而让她嫁给了一个拉黄包车的青年，那便是鲁枢元的父亲、母亲。在卑微的尘世里靠人品和手艺耿直地活着的父亲，将他与生俱来的善良宽厚遗传给了鲁枢元。而那个水葱一样美丽的母亲，又把非同一般的艺术天赋和汪洋恣肆的才情赋予了鲁枢元。战火里出生的鲁枢元，曾经蜷缩在母亲的怀里逃空难，在他幼年的记忆中：“母亲抱着我，像一匹惊恐的豹子迅捷地从板车上跳下，躲进城墙下



行云流水（国画） 吴建国

荐书架

《急先锋》：以笔墨为刃铸红色报魂

✿ 向萍

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，一群进步知识分子以笔为枪、以报为阵，在思想启蒙与革命斗争中书写了壮丽篇章。近日，由文学博士、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路英勇创作的纪实文学《急先锋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本书以五四运动“总司令”陈独秀、革命先驱李大钊、“红色报人”邵飘萍为叙事核心，通过他们在新闻领域的探索与革新，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如何成为唤醒民众、凝聚力量的“急先锋”。

1921年前后，中国社会风云激荡。陈独秀创办《新青年》，李大钊主持《晨钟报》，邵飘萍以“铁肩辣手”之笔揭露社会黑暗，他们通过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，批判旧制度，唤醒沉睡的民众，揭露社会黑暗，唤醒广大民众，凝聚革命力量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，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凝聚起深厚的群众根基。本书中生动刻画了这些进步

人士如何从办报到建党，从思想启蒙到革命实践，最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思想基础。作者以细腻的笔触还原历史场景，展现他们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的赤子之心，他们身体力行，以文字为刃，以精神为火，唤醒沉睡的大众，共创全新的世界，让读者深刻感受到文字如何成为刺破黑暗的利刃。

作者巧妙融合历史考据与文学想象，以纪实文学的独特形式，打破传统党史著作的框架，让历史人物鲜活可感。书中不仅还原了陈独秀、李大钊等人的思想轨迹，更通过邵飘萍等边缘人物的视角，展现了革命洪流中个体的挣扎与抉择。

《急先锋》不仅是一部纪实文学，更是一曲献给革命先驱的赞歌。它以生动的叙事、严谨的考据，让读者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，感受到文字的力量与信仰的光芒。本书的出版，无疑为建党百年后的今天，提供了一面映照初心、砥砺前行的明镜。

人与自然

魂牵梦萦红薯甜

✿ 李人庆

一丝一缕地“长”到每一粒米、每一滴汤中，让一碗照得见人影的稀饭，也有了厚实的气？除了“长”锅吃，蒸着吃，是一种更纯粹的享受。挑些个头匀称的小红薯洗刷干净，囫圇个儿上笼蒸，若是遇上大块头的，就用刀劈成两半或四块，确保大小匀称。灶膛里火光熊熊，蒸笼里水汽蒸腾，不消多久，那股熟透了、蜜一样的甜香就弥漫了整个灶房，让人馋涎欲滴。

红薯有红皮的，也有黄皮的，紫皮的。内瓤有纯白的，也有红心的、黄心的，还有那种紫色的，干脆就叫紫薯了。颜色不同，口味也不同。白瓤的面，红心的甜，剥掉皮，颜色或乳白细腻，或像傍晚的云霞，一个个软糯、甜腻，入口即化，百吃不厌。

红薯既然能称之为当家主粮，产量肯定高。每年存储在红薯窖的毕竟有限，其余的就是晒成“红薯干”了。

晒红薯干要选晴好天气。父亲先是把红薯用安装在板凳上的刨子刨成厚薄均匀的红薯

片，然后用手挑子挑到村子后面的山坡上。山坡是麻谷石坡，贫瘠，不长树只长草。深秋草黄，刚好用来晾晒新创的红薯片，不沾土，不挨地，干净，透气，干得也快。

那个时候，我常跟着父亲去，把父亲刨好的红薯片一片一片地摆放在蓬松的枯草之上。每次摆放完毕，看着那片像铺满残雪般的山坡，在蓝天下沐浴着最纯净的阳光，呼吸着最干爽的风，虽然还不懂什么叫岁月静好，但能感受到心里满满的安稳和幸福。

最具年代意义的，不是充满童趣的“柳哨”“猴泥”“碎瓷片”“皂角籽”和那只“小摩吼”，最具年代意义的，是1960年，兄妹仨在人们铲去白菜的地里挖白菜根儿；是十几岁的鲁枢元坐在叔叔的顺路大车上，去陈留那一片坡地里薅马齿苋；是没钱上学，把心仪的汉字写在泥墙上叔叔的叔叔，是那个熟谙民间好了歌的捕鱼人……老周奶、花魁娘子、麻大娘、拳师、王六郎、珍珍、谢琨等呼之欲出，他们怀抱着清贫和良善，在起伏动荡的红尘市演绎着各自的故事，砖雕木刻一样浮现，不知不觉照见了辽阔人间……

仁爱又仗义的父亲，将特殊时期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五类分子“部下”视为同属人类；能在绣棚架上绣出18种绿的母亲，带领着汴绣厂里的“刺绣实验组”，飞针走线，用精湛的汴绣技艺绣出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被国家博物馆收藏。那一根根绣线抽出来的奇思妙想，都来自母亲叫它“书包”的针线包儿。这别样的“书包”曾经是中原女子的百宝囊，除寻常针线之外，还装着扎花用的七彩丝线，和做嫁衣裁下的绸缎边角料儿，更多的是一家老小的鞋样儿、帽样儿，还有干绣活儿时用来描红的花草虫鱼、飞鸟走兽。先生小时候穿过的“五毒肚兜”和“老虎头鞋”，想来都是出自这里吧。

让我念念不忘的是那个神迹般的心灵事件：盛夏的一天中午，院子里静如冬季的子夜。16岁的鲁枢元在本该睡觉的时辰，痴痴地凝望着那片从没见过蓝天：“天被嵌在四

民间纪事

重拾画笔绘人生

✿ 高玉成

小时候特别喜欢画画，似乎也有点天分，和身边小伙伴比总是佼佼者。那时还没有恢复高考，学生们不大重视功课，想学什么自由发展，我就天天闭门画画，画得天昏地暗，如痴如醉。节假日有时吃完早饭就开始画，直到外婆叫我吃饭，才发现已经是中午了。

那时不像现在，不管学什么，社会上都有各种各样的辅导班。那时画画基本是自学，天天不停地画，反复地画，直到小学五年级，父亲通过熟人联系了一位在文化馆搞美工 的孟老师，我才得到了比较规范的学习。

孟老师大约四五十岁，和蔼可亲，有六七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每周日下午到他家里学画。他给我们讲素描，讲透视，讲人体结构和画法，讲完了就布置作业，下周来逐一点评，然后再讲新课；如此循环往复，持续了大约三四年。孟老师住的是平房，家里条件并不好，但他不收学费，完全是义务教几个孩子学画。我父亲也只在逢年过节时，带我去拜谢一下孟老师，反倒是孟老师每年春节都会做上一桌年夜饭，叫我们几个孩子去吃。

初中时学校有个美术组，每天下午放学后，四五十个爱好画画的学生自愿集中到美术组画画。美术老师经常给我们讲课，指导学习；我们要么画石膏像，要么轮流当模特，供其他同学写生。

上高中时，高考已经恢复，我也不得不放下画笔，把精力转移到学习功课上。由于之前的近十年里，画画已经成为我的日常生活习惯，一朝狠心放下，头几个月还真不适应，总觉得像是缺少了点什么，神不守舍，非常失落。多年后我曾想，以我当年画画的热情和基础，为什么没有想过考美术什么的，而是选择了自己并不突出的理工科。可惜那时年少，只是跟风，家长又不像现在在人一样根据孩子的个性规划未来。

高考落榜后我到部队当兵，没想到画画的基本功竟然起到了改变命运的作用。那是新兵训练结束不久，团政治处要从新兵中挑选一个会画

合灰灰褐色的屋瓦之中，像一泓落在荒凉砾石间的清潭，蓝得那么幽深、悠远。被饱含生命汁液的瓦松辉映着，通体闪烁着蓝光，荧荧惑惑，像上苍的一种昭示。”这是一个遇而不可求的心灵事件，是苍天给予在豆油灯下读过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、读过河南省图书馆藏书的少年人的昭示，蓝天，一个虚悬着的无限，与房坡上的蓝瓦松悄声低语，那是不可言喻的生命哲学，是开悟也是飞升。这个事件让我想起初中一年级时，被老师带着去城西西岗坡扫石子，因为扫得快、扫得多，老师表扬了我。我高兴得一口气儿跑上岗位，抬眼就望见了几十公里外蓝帆一样欲行欲止的桐柏山，看见了无边无际被风吹动着的麦田，少年心思在那个瞬间飞向了不知所止的远方，心中生出无可言喻的喜悦和神往……这样的心灵瞬间可遇而不可求，偶一闪现，浸润终生。在鲁老师的记忆里，这样的心灵瞬间不止一个：12岁那年，他在古城墙上放羊，第一次看到了仙郇一样的河大校园，青苍苍的大礼堂，中西合璧的书斋楼，古木掩映，仙气飘飘，让他生出无限遐想；那年那日，外籍教授吴雪莉为开封一高的同学们拍摄照片，金发碧眼的美貌、河大教授的光环，电光一样击中了正值青春期的高中生鲁枢元；还有一次，是他偶然经过李嘉言的书房，匆匆一瞥，看见了这位大学者读书时宁静而神圣的模样，便滋生出终生不移的理想——我也要读大学，要做李嘉言这样的学者。槐花飘香时节，蛙声渐闻寂，先生在东三斋夜谈，那个时节，那个晚上，花香馥郁，明月透窗，人在诗书里，不知今夕何夕……这些心灵事件是宇宙量子场的投射吗？它们路标一样锚定了先生的人生线路图。

画的新兵到电影组工作，我和二三十个被推荐的新兵集中到一间会议室，每人发一支铅笔一张纸，临摹前面悬挂的一幅人头像。只画了一半，宣传干事就指着我说：“你留下来，其他人可以回去了。”然后问了我一些情况，就安排我在接下来的几天，在一张大铁板上画了一幅军人行礼的巨像，伫立在营区大门口。自然，我也因此被调到电影组当放映员了。

到电影组不久，我被送去参加军区组织的一个幻灯片培训班，学习幻灯片制作方法。我最拿手的是“烟熏法”，即在小玻璃片上先用毛笔勾勒出人物轮廓，再将玻璃片对着蜡烛一边烟熏一边加工出光影层次，然后用一张透明胶片在玻璃片上套画出颜色，制成的幻灯片像彩色素描画一样富有质感。第二年我和战友制作的一组“西安事变影响”幻灯片，在军区组织的比赛中获奖。

在机关当放映员，吃住条件比在连队大为改善。更重要的是，可以有较多时间复习功课，参加军校考试。我利用这个条件，两年后考上了军校，成了一名年轻的小军官。

转业到地方后，单位没有画画的需要，我便再次放下画笔，安心工作，这一放就是三十多年。我曾以为，也许我以后再也不会画画了。

退休后的第二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用朋友的工具画了一幅油画。那一刻，我忽然发现这支画笔依然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，像失散多年的“亲人”，时间割不断血液于人的亲情。那一刻，我决定与“亲人”重新相认，把“亲人”带回家，倾诉久别的思念。于是我重新购买了画笔、画布、画架，购买了画画的整套用具，在书房里给它安了家，把时间交给它，目光投向它，注意力专注于它，重新为它痴迷、为它牵挂、为它欢喜为它忧。我的退休生活也像这画布一样，变得丰富多彩。

记得有人说过，人生就像一个圆，转着转着就又转回来了。是的，几十年离别那么久，走了那么远，一直以以为画画已是儿时的记忆、少时的梦想，没想到兜兜转转，还是回到起点，回到了儿时的记忆、少时的梦想。

呼啸，屋内，我们兄弟姐妹围着堂屋里的火盆取暖。父亲会将几个细长的红薯，小心翼翼地埋进火盆边温热的灰炭里。我们一边伸出小手烤火，一边眼巴巴地望着。

时间在等待中仿佛被拉得悠长。起初并无动静，渐渐地，一丝若有若无的焦香便钻了出来，接着，那香气越来越浓，变成一种饱满的、醇厚的香甜，慢慢地充盈了整个空间。扒出一个，纵然是烫得在两手间倒来倒去，也舍不得放下。迫不及待地掰开，一股热气“噗”地冲出，露出里面金黄、甚至是泛着糖霜的瓤儿。顾不上烫嘴，轻轻咬上一口，那款糯甘甜的滋味，就从舌尖一直暖到心底，足以驱散整个冬天的严寒，最终成为时日深处沉淀下来的甜和思乡的寄托。

那时的早饭，常常就是一碗稀薄的玉米糝红薯粥，能照见人影儿，全靠红薯当家。红薯吃多了“烧心”，可我们小孩子才不管这些，只要能填饱肚子，走路上学、出去玩还不忘往兜里塞上一个。

食物的味道说到底还是记忆的味道。这些年，曾经吃到“烧心”，被视为寻常乃至腻烦的食物，如今却成了餐桌上的珍品。城里的街头巷尾，时不时会有卖烤红薯的，那熟悉的香气飘过来，总能绊住行人的脚步。每次买一个捧在手里，那暖意透过纸袋传到掌心，热乎乎，总会想起童年，想起烤火的情景，还有和父亲摆红薯片的温馨时光……